

《我的北漂日记》的作者又一部情感力作



青 痛

叶斌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情痛

叶斌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痛 / 叶斌著. — 3版.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2.7
ISBN 978-7-227-05238-8

I. ①情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7091号

情 痛

叶 斌 著

责任编辑 张 妤 申 佳
封面设计 郭 俊
责任印制 丁 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 4.5 字数 76千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11764 印数 3000册

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5238-8/I·1336

定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—

北京。

冬天。

中午。

天空很晴朗，金灿灿的太阳带给大地无限的光热，仿佛使人觉得这是 2008 年奥运会后最美的一天！

北方的天气有时让人捉摸不透，就是这么好的天气，可地上突然刮来一阵针刺似的寒风，使人多少有些不适。马路两边树上枯叶不时被风吹落在地上，像一条条离开水的小泥鳅，在马路上乱蹦乱窜。不少行人用围巾裹着脑袋包着脸，露出一双眼睛时睁时闭，还时不时地扭动着脑袋躲避风尘的侵扰。尽管如此，大街上各个店面的生意还是不错，门庭若市，好一派繁华景象！

我受报社临时委派，要去安徽芜湖市采访，匆匆赶

情
痛

到北京西客站，准备坐下午 2 点的 1409 次火车出发。

“轰隆……”

列车启动了，我坐在 15 号车厢 12 铺的下铺，不经意间发现对面下铺的一位中年男子有些异常，他躺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张女孩的照片一边看一边唉声叹气。

“先生，你去哪儿？”我故意找话题。

“说我吗？我出差去安徽。”中年男子仿佛有些惊扰。

“哦，那我们同路，我也去安徽。你在哪一站下？”

“蚌埠。”

“比我先下，我去芜湖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记者。”

“嘿，记者好啊！”中年男子坐了起来。

“一般吧，你认为好吗？”

“那可不，现在如果没有记者，社会上好多歪风邪气都揭露不出来……记者就是了不起。”

话匣子打开了，我与这位中年男子滔滔不绝地聊着，也就是在这其间，我知道了这位中年男子叫李林，是皖南人，现年 45 岁，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，现在北方的 A 市工作。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，家庭生活极为困苦，父亲虽然是教师，一个月能有几十元的收入，可因

家庭子女多,兄弟姐妹四个人,李林排行老四,都是只能吃不能做的年纪,所以,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全家开销。但尽管如此,父母还是苦做苦熬,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,李林是其中之一。

在相互交谈中,我还了解到李林有一段难忘的婚外情秘密,且很具有故事性,于是征得李林同意,我决定在完成原有的采访任务后,对李林作一次较为详尽的采访。

我们相互交换了手机号码以便日后联系。

经过三天的艰难采访,我从安徽回到北京。稍作休整,我又乘火车去了李林工作的 A 市。

今天正好是星期六,我住在 A 市的如家快捷酒店。根据昨晚约好的时间,李林一早来陪我吃完早餐后,回到酒店的房间。坐在我对面的李林虽然是南方人,但是看上去活脱脱的就是北方人。南方男人的清秀、文静之气仿佛在他的身上几乎很难显现,也许是在北方工作时间长了,北方的水土和北方的膳食之因,李林略显身材魁梧,皮肤有些粗糙,话语中很能显现出他的阳刚之气。

“李林,我就直说了,这次来主要就是想听你介绍你的那段婚外情故事。”我首先打破此时的沉静。

“怎么说呢,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有些失落和伤感。”李林的话音有些微弱。

“我理解你的心情,这件事平时你是无法和人倾诉的,今天我是专门来听你倾诉的,当你把埋藏在心中数年且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,心情也许会轻松很多。”

“也许吧!婚外情的故事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发生过很多,有的且还在发生。我无法评说这些故事中的人对错与否,因为我本身以前就有过婚外情。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曾经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,告诉你曾经和我相好的这个女人的另一种人生境界的故事……或许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慰藉。”

在我富有启发性的提问中,李林的思绪渐渐回到了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中……

大学毕业后李林分到家乡林河镇当了一名文化站站长。此时的李林虽然只有二十出头,但他已经结婚成家。李林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,不仅歌唱得好,文章写得好,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强,所以,他所在的镇文化站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、有声有色,在全县三十多个乡镇文化站中,他所在的这个站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。因此,李林在镇里备受领导器重,在县文化局也是个特别得宠的人物。

生活宛如一汪湖水,没风没雨时湖面十分平静,一旦风雨袭来之时,湖面便会波涛四起。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县文化局举办全县文艺调演,要求各乡镇派

代表队参加，作为一贯工作先进的李林肯定带队参加。李林所带的这支代表队里有一个姑娘叫王麦香，在一个星期时间的接触中，王麦香对李林产生了爱慕，她爱李林的才气、深沉、稳健和男人的气质。王麦香当时仅十九岁，未婚，长得亭亭玉立，秀美端庄，一身素雅的服饰无法裹住她那丰满而富有弹性的曲线。

在演出结束的那个晚上，李林因为一个星期来的工作劳累在旅社里早早就休息了。

“咚咚咚……咚咚！”

“谁啊？”李林刚进入梦乡，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。

“是我。”李林听出了这是王麦香的声音。

“怎么啦？我睡了！”

“我的房间门锁坏了，关不上门。”

“哦，好，我起床了，我来看看。”

因为全县的文艺调演，各乡镇来的人都很多，所以，男同志都住在旅社的三层，女同志则全部住在四层。王麦香说门锁坏了，李林作为领导，他要队每个人的安全负责，特别是女孩子。于是，她陪王麦香到了四层看看锁是否坏了。李林调试了好几次，门锁关、开都很正常，这瞬间李林预感到了什么，他想马上离开，却被王麦香拦腰抱住了。

“我不让你走！”王麦香声音很小、很甜。

“不行，王麦香，旅社里有不少住的是我们镇里人，被他们看见了不好。”李林一边掰王麦香的手，一边声音很弱且很慌乱地说。他挣脱了王麦香的爱慕相拥，像被人打劫似的溜出房门小跑到自己的房间。

对于眼前这样一位花季美女，李林从内心来说确有好感，但李林一直不敢有非分之想，原因是：一、他已成家；二、他在镇里是一名干部，形象和声誉很重要；三、别人是黄花闺女，不可能与他这个有妇之夫发生什么。因此，李林一直把王麦香当做一个朋友或文艺骨干对待。

全县的文艺调演全幕落下，各代表队今天全部回撤。李林一早带领全队人员赶到县城汽车站坐车返回，同时要求大家回去后多与文化站联系，多支持文化站工作。汽车缓缓驶出了县城进入城郊，此时公路两边的油菜花一片金黄，在微风中不断摆摇，仿佛在欢送李林一行的回归！

李林所在的镇政府大院离王麦香家住的王家村有六公里左右，这里还没通公路，在这段里程中有一段是田间小道，有一大段是较宽的河道，骑自行车只需一个小时。那时，在乡下一般农民家有自行车的还不多，王麦香家当然也没有，但为了与李林见上一面，王麦香每次都是借用别人家的自行车骑到镇里来。

“你怎么又到镇上来了？”对于突然出现在自己办

公室门口的王麦香，李林有些惊讶。

“我到镇上超市来买点东西。”王麦香知道自己这么编故事李林是不会信的，但她还是执意这么说了。

“东西还没买？”李林见王麦香手上、车上一无所所有，问道。

“啊呀，你这个人，我买不买东西与你有什么关系，来了不叫人坐坐？”王麦香诡秘地笑了一下，没等李林让座，自己已快步进了李林的办公室。

李林此时被王麦香的举动逗乐了。

当时的乡镇文化站在农村不太被人们重视，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，乡镇政府领导也几乎没把文化站放在心上。农村工作的重点一是抓计划生育，二是抓农业税，文化活动或文化经营在这些地区开展得微乎其微。而李林还算是个能干的人，他大部分时间都被政府安排在中心工作，因他工作能力强，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经验，所以，政府对他做的文化工作这一块还算看得上。因此，镇里把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二层楼的大礼堂的第一层全给了他做文化站，而文化站仅他一人，房子虽然破旧了些，但办公场地是相当的宽敞，有图书室、会议室、休息室等，李林的个人办公室就在进门的左边第一间。

这间办公室十多平方米，内墙是去年重新粉刷的，很白，进门的正前方是一扇木制玻璃窗户，一张办公桌

又旧又黑，桌面上放了几本书和一些纸张。左边墙上钉了几颗铁钉，镇政府文件、县文化局文件用票夹夹着挂在钉子上，房间里再加上一张木制靠背椅和一条江南老式长木凳，其他什么也没有了。

“大站长办公室太简单了……买一张双人沙发放在里面呗！”王麦香说。

“买不起，镇长办公室还没有嘞。”李林回答。

“是啊，我们这里现在太穷了，听说浙江和江苏那边文化站很大，文化活动也多，因为他们那里富啊，富了就有钱投资！”

“你还知道不少嘞！”

“听收音机知道的啊！你不听收音机？”

“哪有时间听收音机，眼下农村干部三件事：头等大事搞计生，二等大事保生存（收农业税），三等大事调纠纷。每天迎着露水出门，头顶星星回家，回到家里人累得快散架了。”

“也是，越穷的地方事情越多，干什么事都不容易。”

王麦香靠在窗户边望着窗外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忽听门外有脚步声，王麦香有些依依不舍地向李林做了个鬼脸出门走了。

“有机会去我家看看！”出门后王麦香说了一句。



情 三 痛

010

一天又一天,随着二人不断接触,王麦香在李林面前也不拘谨了,原先叫李林“站长”也改成叫“李林”了,二人的距离似乎已越来越近。

突然有一天,王麦香到镇里找到李林说:“我爸我妈请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。”

李林一听又惊又喜,惊的是他与王麦香只是一种工作交往,王麦香今天突然叫他去她家吃饭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事?喜的是,王麦香的父母能发出邀请,请他去家中做客,这证明自己在百姓中还是有一定威望的。

惊喜之余,李林答应了王麦香的邀请,下班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王家村王麦香的家。

说实话,李林这个人人品好,心地善良。李林虽然是一个文化站长,没有多大权力,但他一直深爱着家乡

的父老乡亲，他甚至想有机会能为王麦香这样的农民子女做点什么，如推荐到镇企业安排工作等，他就是这样想，就是想为别人做点什么，没有别的理由。李林家就在本镇，家里原本很苦，所以他知道或理解农民家庭的实情，特别是子女们能找上一份工作，那是天大的喜事。因此，李林从小就有着乐于助人的健康思想。

在乡下、在一个农民家里，突然能有一位像李林这样在全镇有些知名度的干部到来，那真是像请来了“菩萨”一样，王麦香一家人围着李林转开了，倒茶、递香烟、搬凳子、做饭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特别是王麦香的父母，脸上堆满笑容。

“大嫂子，家里来什么客人了，这么高兴。”一位村民见王麦香的妈妈在门口杀鸡，顺口问道。

“镇里李站长来了！”王麦香妈回答。

这是李林第一次到王麦香家来。

天已黑了，饭也吃完了，李林因与王麦香的父亲喝了几盅，脸红了不说，仿佛还有些醉意。王麦香的家人留李林在这里住，李林执意要回镇里，此时，王麦香的父母有些不放心，让王麦香送李林一道去镇上，晚上让王麦香住她在镇上的表姐家去。

路上，王麦香按照父母的意思，一直不让李林骑车，让他推着车走，李林此时仿佛成了一个很听话的孩

子，推着自行车一直走着。

夏天的夜，乡下田野的空气很清新，路上虽然没什么人行走，但“呱呱咕”的蛙声很多，很齐，仿佛是江南夏夜蛙声大合唱，田野成了它们的一个大舞台。

考虑到行走方便，王麦香领着李林走过了一段乡间小道后，绕上一条大河堤，堤外是一条潺潺流淌的河流，堤内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稻田。月光、萤火虫、蛙声，还有不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……夜，真美！也就在这刹那间，不知是爱的冲动还是早有欲念，王麦香一把拉住李林的左胳膊，又推倒自行车，抱住李林大啃了起来。不知是猝不及防还是酒性发作，李林一个趔趄绊倒在地，王麦香顺势伏在了李林身上……

四

李林和王麦香自上次亲密接触之后，二人的关系已超越了以前的工作交往。但这对李林来说，却仿佛成了一块巨石压在心中，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，不能与王麦香过于亲近，这虽然是一条美丽的路，但也是危险的路，万一此事在众人面前有所败露，那自己的前程可就算完了。于是，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躲着王麦香，甚至见她故意装得很冷淡。

“你别怕我，怕我伤害你和你的家庭？我不会的，我就是喜欢你而已。”一次在李林的办公室里，王麦香语出惊人。说完王麦香哭声不止。

这可难为李林了，他天生见不了人哭，特别是女孩子哭，就是平时农村有人家办丧事，家人哭灵时，他只要见到了也会跟着流泪。眼下王麦香这样伤心，他受不

情
痛

了。说实话,他内心里也特别喜欢王麦香,他一直把她当成小妹妹看待。他不希望这个洁白如玉的妹妹有半点伤心之处。他走过去,抱住她,不停地安慰她不要难过,王麦香也紧紧地抱住李林。

就在李林与王麦香接触这段时间以来,李林一直保持克制,表现得特有素养,他从未占有过王麦香的身体,这在王麦香的心目中,李林的形象更加高尚,她对李林更有了好感,爱的更加刻骨铭心。

.....